

## 前言

步入傅天天的画展空间，首先感受到的或许不是视觉的冲击，而是一种气味的弥漫——那种混合着潮湿画布、陈旧颜料与某种难以名状的忧郁气息。这位年轻女性艺术家的作品，以其独特的表现主义语言，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一幅幅关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视觉诗篇。傅天天的油画创作，以其不写实的变形手法、孤寂阴郁的气质、纤弱含蓄的表达，构建了一个介于现实与幻觉之间的精神场域。在这里，每一个扭曲的形体、每一抹阴冷的色调、每一处刻意的留白，都在诉说着当代人内心深处那些难以言说的痛楚与孤独。

傅天天的画作是一场沉默的独白。她的笔触不描绘现实，而是剖开现实，将那些被日常掩盖的脆弱、阴翳与神经质的震颤，凝固在画布上。她的作品属于表现主义，却并非呐喊式的宣泄，而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克制——用变形的躯体、苍白的色调、纤弱如蛛丝的线条，构筑一个奇幻的世界。在这里，孤独不是情绪，而是存在的本质；病态不是异常，而是灵魂的诚实显影。

傅天天刻意打破常规的人体比例，将四肢拉长、关节扭曲、五官移位，创造出一种混淆现实与幻象的视觉体验。这种变形处理并非单纯的形式追求，而是艺术家对现代人精神异化的深刻隐喻，是精神压力的外化——当内在的孤独与抑郁无法通过语言表达，肉体便成为最后的载体，因为真实的痛苦往往没有清晰的轮廓。它们与德国表现主义传统有着精神上的共鸣，却又呈现出独特的东方韵味。傅天天吸收了西方表现主义对内心情感的直接宣泄，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中“以形写神”的理念。她的变形不是夸张的扭曲，而是一种克制的失真，就像透过泪水看世界时那种温柔的变形。

傅天天擅用留白，但她的留白充满压迫感。画面中的人物常被置于巨大空白中央，四周的虚无反而成为最强烈的存在。这种构图源于东方美学的“幽玄”，却注入现代性的荒诞。

傅天天的调色板呈现出一种刻意的克制与压抑。她偏爱使用低饱和度的冷色：灰蓝、墨绿、暗紫、苍白的肉色，这些颜色在她的画布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阴郁氛围。她的调色盘是沉默的，主色调总在灰蓝、尸绿、褪色的粉与淤紫之间徘徊，偶尔渗出一丝锈红，像结痂的伤口。这些颜色不反射光，而是吸收光——画面仿佛被罩在一层潮湿的雾中，连空气都是粘稠的。

傅天天的线条语言极具个人特色。她使用极细的画笔勾勒轮廓，线条时而断续，时而颤抖，仿佛随时可能断裂。她的线条总在“存在”与“消失”之间摇摆，仿佛随时会被画布的纹理吞噬。这种技法与埃贡·席勒的神经质素描异曲同工，但傅天天更进一步——她的线条不仅是“不安”，更是“观者需要凑近才能分辨哪些是笔触，哪些是画布本身的纹理”。这种暧昧性暗示了精神崩溃的边缘：当孤独足够深邃，自我与世界的界限便开始模糊。

傅天天的画展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。在这个充斥着虚假笑容与正能量口号的世界里，她的作品勇敢地呈现了那些被压抑的忧郁、被否定的孤独、被污名化的脆弱。当我们凝视画布，实则凝视的是自己精神地图上那些未被命名的荒原。

傅天天的画展不仅是一场展览，更是一次危险的共情。她将那些我们羞于承认的脆弱——一对存在的疑虑、对联系的渴望、对自我溶解的恐惧提炼成视觉的诗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傅天天的艺术不仅具有美学价值，更具有某种救赎的力量。她的画布成为了现代人精神的诊疗室，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暂时卸下伪装，坦然面对那个不够完美却足够真实的自己。

(傅泽南 2025年6月5日写于北京)